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船讯》的海洋空间书写与身份重构

张银哲

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 大连

收稿日期: 2026年6月1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8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8月13日

摘要

安妮·普鲁的《船讯》以独特的纽芬兰海洋书写, 深描了边地共同体命运, 在美国当代区域文学中颇具代表性。小说以纽约失意记者奎尔迁居纽芬兰后的生活重建为叙事主线, 通过海岸风暴、渔业劳动、油轮污染和“船讯”写作等地理物象与地理事象, 建构出具有复合意义的纽芬兰海洋空间。文章以梅新林文学地理学“三原”理论为轴线, 依次考察纽芬兰海洋边地的空间定位、海洋场景的文本形态及资本逻辑展开、奎尔在“船讯”写作中地方主体的生成过程。研究认为, 《船讯》中的海洋空间并非单一自然背景, 而是地方经验、现代危机与主体重构彼此交织的意义结构。普鲁借纽芬兰海洋边地呈现边地共同体的存续压力, 也揭示现代个体在地方经验中重新获得表达能力与公共责任的可能。

关键词

安妮·普鲁, 《船讯》, 文学地理学, 三原理论, 海洋空间

Marine Spatial Writing and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in *The Shipping New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Geography

Yinzhe Zh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Received: June 15, 2026; accepted: August 4,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Annie Proulx's *The Shipping News* is representative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regional writing through its distinctive representation of Newfoundland's marine space and marginal community.

文章引用: 张银哲. 文学地理学视域下《船讯》的海洋空间书写与身份重构[J]. 世界文学研究, 2026, 14(4): 450-457.
DOI: 10.12677/wls.2026.144063

The novel centers on the life reconstruction of Quoye, a disillusioned New York journalist who re-locates to Newfoundland, constructing a multi-layered Newfoundland maritime space through geographical objects and events such as coastal storms, fishing labor, oil tanker pollution, and “shipping news” writing. Drawing upon Mei Xinlin’s literary geography “Three Originals” theory as the analytical axi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spatial positioning of Newfoundland’s maritime borderland, the textual forms of maritime scenes, the unfolding of capital logic, and the generative process of Quoye’s local subjectivity through “shipping news” writing.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maritime space in *The Shipping News* is not merely a singular natural backdrop, but a meaning structure interwoven with local experience, modern crisis, and subjective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Newfoundland maritime borderland, Proulx not only presents the survival pressures faced by borderland communities, but also reveals the possibility for modern individuals to regain expressive capacity and public responsibility through local.

Keywords

Annie Proulx, *The Shipping News*, Literary Geography, Triadic Theory, Marine Spa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安妮·普鲁是美国当代具有鲜明区域意识的作家，也是首位获得福克纳小说奖的女性作家。《船讯》出版后先后获得 1993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和 1994 年普利策小说奖。小说以纽约失意记者奎尔的迁居经历为线索，讲述他在亲情崩塌、婚姻创伤及职业受挫之后，携女儿随姑妈抵达祖居地纽芬兰，并在地方报纸承担“船讯”写作，逐渐重建生活秩序的过程。小说中的纽芬兰海洋空间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其独特的海岸气候、港口秩序与渔业劳动，为奎尔提供了重新进入地方生活的现实路径。他通过辨认天气、理解船只、书写“船讯”逐渐摆脱都市空间中的失位状态，并在海洋共同体的承认中生成新的主体身份。

从普鲁区域书写脉络看，地方从来不是可替换的叙事布景。有学者指出，普鲁的区域文学常把生态环境、方言风俗、历史纵深和经济地理结合起来，呈现出鲜明地域特征与强烈历史意识[1][2]。这一判断为理解《船讯》提供了重要入口。普鲁书写纽芬兰，并未停留在遥远海岸的奇观化呈现，而是将海岸风暴、港口消息、家族旧屋、渔业衰败和报纸书写组织为一个能够改变人物关系的空间系统。在这一意义上，奎尔的重生并非单纯来自个人心理修复，而是在地方空间的持续塑形中完成。

目前关于《船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态批评、流动性、语言与自我认同。其中，赵琪玮从流动性角度指出，《船讯》同时呈现人口流动、资本流动和文化流动，流动既可能带来身份转机，也会造成生态破坏与地方特色消失[3]。王弋璇则强调，“船讯”写作在奎尔自我认同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语言共同体为奎尔提供了自我表达的条件[4]。Cooke 对小说中传统与现代性、家园与外部力量的交织进行了深入讨论，指出纽芬兰并非封闭的民间世界，而是持续受到渔业衰退、石油工业、全球化和行政管理影响的现实空间[5]。Seiffert 从性别政治和沉默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奎尔失语状态的复杂成因。她指出，奎尔的不善言辞不仅是男性气质压抑的结果，更反映出创伤与权力结构交织下的主体困境[6]。Flavin 则从叙事形式入手，分析了小说中碎片化语言和“绳结”意象的象征功能，认为奎尔的自我身份与叙事风格的碎片化相互呼应，其主体追寻最终通过对“绳结”意义的领悟得以完成[7]。这些成果为理解《船讯》的自然书写、迁移叙事及新闻语言提供了重要基础。不过，相关研究往往分别处理生态危机、人口迁移或语言

认同, 纽芬兰海洋空间如何将地方经验、资本力量及主体生成纳入同一意义结构, 仍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

与既有研究相比, 本文并不否认《船讯》中身份认同的社会建构、语言修复与共同体认可, 而是试图进一步说明: 这些机制之所以能够发生, 首先依赖纽芬兰这一海洋边地所提供的物质 - 空间基础。Cooke 强调《船讯》中新旧力量、家园与外部世界的交织[5]。Stewart 则重视奎尔在共同体中的自我表达与身份生成[8]。本文在此基础上, 将纽芬兰海洋空间视为连接地方经验、资本危机与主体重构的媒介。奎尔的身份重建并非只是在心理层面或语言层面完成, 而是具体空间实践中逐步生成的。

文学地理学为进入这一问题提供了方法支撑。梅新林、葛永海在《文学地理学原理》中系统构建了文学地理学的理论体系, 围绕“还原 - 重构 - 超越 - 回归”四大环节展开论述, 为文学空间研究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框架[9]。邹建军、周亚芬则提炼了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 如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等, 为文学地理学的批评实践提供了可操作的概念工具[10]。梅新林认为, 文学地理学需要回答“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它意味着什么”三个问题, 其研究对象指向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学地理空间, 并体现为“空间中的文学”与“文学中的空间”双层结构[11]。基于这一思路, 梅新林提出“版图复原”、“场景还原”、“精神探原”的理论路径。“版图复原”重在空间定位, “场景还原”重在现实地理同文本场景的贯通, “精神探原”则进入文学空间的意义追问[11]。本文借助这一理论路径, 先考察纽芬兰海洋边地在小说中的空间定位, 再分析海洋场景如何呈现地方劳动及资本危机, 最后阐明奎尔如何通过“船讯”写作生成地方主体身份, 旨在揭示普鲁海洋书写如何呈现边地共同体的存续危机, 并指向现代个体在地方经验中的精神重建。

2. 版图复原: 纽芬兰海洋边地的空间定位

“文学的地理空间”关注的不是地理环境的客观描述, 而是地理元素如何在文学文本中被转化为有意义的叙事要素[10]。梅新林所说的“版图复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的空间定位, 核心在于回答文学空间“在哪里”这一问题[11]。对《船讯》而言, 这一问题的答案指向纽芬兰。它是奎尔家族迁徙史中的祖居地, 也是普鲁展开区域书写的海洋边地。小说先通过纽约都市空间呈现奎尔的受挫状态, 随后将人物置于纽芬兰海洋空间, 使其在地方生活和“船讯”写作中重新建立与他人的联系。奎尔离开纽约时并未获得稳定身份。他在家庭记忆中被贬低, 在职业结构中被替换, 又在婚姻关系中受伤。抵达纽芬兰以后, 人物进入另一套空间秩序。旧屋临近海岸, 港口连接外部世界, 报社收集船只消息, 地方居民依据潮汐和天气安排日常行动。由此看, 纽芬兰的空间定位先于身份重建, 成为奎尔重新理解生活的地理前提。

版图复原的关键不在于将地名嵌入情节地图, 而在于说明这一地点怎样组织文本关系。纽约与纽芬兰的对照正体现这种结构功能。纽约空间中的奎尔不断被他人命名和替换, 家庭语言给予他的是羞辱, 职业体系给予他的是临时位置, 婚姻关系则使其陷入更深的失衡。纽芬兰空间则要求他重新学习日常生活的规则。这里的行动需要了解天气, 出行需要判断海况, 工作需要进入港口信息网络。人物迁移因而不仅是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的移动, 也是从都市匿名关系进入海洋共同体秩序的过程。而其所指向的空间定位不能停留于确认故事发生的地名, 还要呈现地理空间在文本中的结构作用。纽芬兰在《船讯》中呈现为海陆交错的边地空间。海岸线限制人物行动, 风暴改变出行节奏, 海雾影响判断, 旧屋牵出家族记忆。奎尔初到此地时将船看成“很贵, 很不舒服, 很危险”的物件[12], 这一判断显示纽约都市经验与纽芬兰海洋生活之间的距离。对于当地人而言, 船关联谋生方式和地方记忆。小说借这种认知差异, 突出纽芬兰海洋空间的地方性, 也为人物随后进入地方生活提供叙事前提。

旧屋在这一空间定位中具有特殊意义。它将奎尔重新带回家族历史, 却没有提供温情化的故乡想象。相反, 旧屋处在海岸风暴之中, 携带着贫困、暴力与迁徙记忆。奎尔后来面对诺兰时, 从对方的面貌中

看到奎尔家族的相似痕迹，也在破败屋舍中意识到自己的来历^[12]。这个细节说明，祖居地并不直接给予身份安慰，而是迫使人物面对被掩埋的家族经验。纽芬兰因此兼具地理起点与历史压力。奎尔只有在辨认这一空间的过程中，才能逐渐摆脱单纯受伤者的位置。海洋边地的定位还体现在文本的命名系统中。奎尔的姓氏 Quoye 接近 coil，暗示一盘搁置在甲板上的绳索。姓名将人物失败经验同航海物象连接起来。在纽约，奎尔像一段失去连接的绳索，被家庭及职场抛弃；抵达纽芬兰以后，绳结逐渐转化为关系重建的符号。各章章首的绳结说明提供航海知识，也构成叙事隐喻。报纸《拉呱鸟》的名称源于海上互通消息的传统，暗示新闻写作同港口共同体的口述交流存在内在联系。由此可见，这些命名与物象提示纽芬兰海洋空间正由外层空间转入文本内部结构，也为下文的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提供了分析入口。

从版图复原看，纽芬兰的边地性还体现在中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中。纽约代表高度分工的都市秩序，奎尔在其中被新闻机构、家庭评价和消费关系不断切割；纽芬兰则处在大陆叙事的边缘，但拥有更清晰的日常伦理和互助网络。小说由中心转向边地，并没有将边地写成逃离现代性的净土，而是将其作为重新观察现代生活的地点。正因为纽芬兰兼具偏远性和开放性，奎尔才能在这里看见都市生活遮蔽掉的关系结构。版图复原由此不只是确定空间位置，也是在确认小说批判现代生活的观察位置。

由此可见，版图复原揭示的并非静态地理位置，而是小说意义生成的空间前提。纽芬兰作为海洋边地，改变了奎尔的存在位置，使他从纽约都市空间中的失语状态转入地方共同体的生活秩序之中。然而，这一空间转换并不会自动完成身份重建。只有当海洋边地进一步展开为具体的生活场景时，地方经验、劳动危机与资本压力才真正进入人物的日常感知。由此，场景还原成为版图复原的进一步深化：它将宏观的空间定位转化为可被经验、叙述和判断的现实过程，并为奎尔后续的精神重构提供了契机。

3. 场景还原：海洋劳动与资本危机的文本形态

“场景还原”处于“三原”理论的中间环节，重点在于揭示文学活动场景与文学文本场景之间的贯通机制。梅新林指出，文学场景具有自足性和中介性，它以独立空间形态呈现，也承担从外层空间通向内层空间的转化功能^[11]。《船讯》中的海洋场景正体现这一中介功能。风暴、船坞、港口、渔船、旧屋和报社并非松散的背景材料，它们共同组织人物行动，塑造地方经验，并将自然空间转化为可感知的社会空间。

首先，海洋劳动赋予纽芬兰空间以地方厚度。比利、杰克、丹尼斯等人物都同海洋实践紧密相连。他们熟悉天气变化、航行风险和捕鱼经验，也熟悉外港社会在贫困和危险中形成的互助习惯。比利回忆瞭望岛旧日生活时说，若遇艰难，人们便“分享食物，邻居间互相帮助”^[12]。这个细节说明，纽芬兰海洋共同体的地方经验并不只来自捕捞劳动，也来自贫困与风险中形成的互助伦理。海洋空间通过捕捞、修船、航行、避险及讲述海上故事生成共同体经验。场景还原的意义正在于此。自然海域进入人物生活以后，逐渐沉积为经验性空间。它承载劳动记忆，也维系地方成员之间的信任结构。奎尔最初进入港口消息系统时，并不真正理解船名背后的生活关系。“就是那条船造成了父子间的不和，杰克和他的儿子丹尼斯。”港务长的讲述揭示了丹尼斯的后续命运：他签约成为“北极磨工号”的随船木匠，但该船在风暴中失事，船长下令弃船后，二十七条生命葬身大海^[12]。港务长关于“北极磨工号”的叙述将一艘船同杰克、丹尼斯、暴风雨和救援行动联系起来，船只由此不再是技术对象，而成为父子关系、风险记忆和共同体叙述的连接点。奎尔被这一故事吸引，表明他开始意识到海洋消息并非冷冰冰的登记信息。每一条船讯都可能牵连一次出海、一次事故、一个家庭的等待和一个港口的记忆。普鲁借助这种叙述方式，不仅将报纸栏目与口述传统巧妙衔接，更将场景还原从单纯的物象描写深化至生活关系的呈现。

其次，普鲁笔下的纽芬兰始终处在现代力量的介入之中。随着叙事推进，海洋场景被工业捕捞、跨区域航运、石油开发和外部治理重新编码。小说中的海洋并不只是自然景观，它同时承载地方历史、家

族记忆和共同体归属，也不断受到技术开发、资本流动和全球化力量的重塑。纽芬兰海域由此成为传统地方生活与现代外部力量交汇的空间，港口描写正集中呈现了这一张力。港口一方面保留地方居民互通消息的传统，另一方面接纳工厂冷冻船、油轮和巨型拖网船。海洋不再只是地方共同体的经验空间，也逐渐成为跨区域资本运行的通道。鳕鱼危机集中呈现这种空间变形。比利提到过去数量巨大的鳕鱼及毛鳞鱼如今只剩“两三桶”，并说“鱼都没有了，森林也被砍光了。毁掉了，败尽了”[12]。“鱼都在五十、一百英里之外给拖网渔船和拖船捞走了，怎么还会到沿海来呢？”杰克也指出，长期过度捕捞使鱼产量濒临崩溃[12]。这些叙述表明，地方共同体同海洋之间的传统关系遭到外部生产方式的打断。工业拖网、工厂冷冻船及产量管理把海洋转化为资源对象，地方渔民积累的经验逐渐被挤压。海洋空间因此从生活依托转向风险场域。

小说中关于鳕鱼消失的叙述，并不只是地方人物对往昔渔业繁荣的追忆。比利和杰克反复提到近海鱼群的减少，实际上指向纽芬兰海洋生活所遭遇的结构性的变化。1992年，加拿大政府对纽芬兰近海北方鳕鱼捕捞实行禁捕，长期延续的鳕鱼渔业由此发生断裂，并造成大量渔民和鱼品加工工人失业。这一现实背景表明，小说中比利和杰克关于“鱼都没有了”的抱怨，并非孤立的地方情绪，而是地方知识面对全球渔业体系、工业拖网技术与资源管理失衡时的无力感。海洋不再只是共同体赖以生存的生活空间，而被重新编码为可计算、可开采、可转移的资源对象。由此，《船讯》中的资本危机并非抽象的现代性批判，而是通过纽芬兰具体的渔业衰退经验，呈现边地共同体在全球化生产体系中的脆弱位置。普鲁借鳕鱼衰退的书写，将纽芬兰海洋空间从自然景观推进为资源政治和地方危机交织的社会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对渔业危机的书写并未简单制造外部侵入与本地受害的对立。杰克的愤怒把政府、国际公司和外国拖网船推到责任中心，但与此同时，地方共同体也被卷入现代经济的循环之中。渔民需要收入，港口需要工作，报纸需要广告，地方生活不可能退回完全自给自足的旧日秩序。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场景还原显示出文学地理学的解释力：海洋场景既呈现可见的劳动和污染，也呈现地方社会被现代制度重新安排的过程。纽芬兰的危机不是单点事件，而是资源、技术、政策和日常生计共同作用的结构性的后果。油轮泄漏情节进一步揭示海洋场景的资本裂隙。“金鹅号”事故发生后，奎尔写下海鸟、鱼类、渔船及渔网遭受污染的惨状。稿件随后被卡德改写，批判锋芒被削弱。奎尔意识到发表出来的文字不再承载自己的观察及立场[12]。此处的场景意义超出污染描写。资本力量一方面侵蚀海洋生态及地方生计，另一方面试图规训关于危机的公共表述。海洋危机能否被看见、如何被命名、是否进入地方讨论，取决于新闻语言能否抵抗利益话语的重写。场景还原因此推进至价值层面，为后文精神探原提供了直接入口。报社场景同样承担场景还原的功能。《拉呱鸟》既是地方新闻机构，也是各种海洋消息汇集的节点。人物在报社中谈论船只、事故、天气、渔业政策和地方琐事，这些话语将分散的海岸经验组织起来。奎尔的工作位置也由此获得双重属性：他既是观察者，也是记录者；既要进入海洋场景，又要将场景转化为文字。报社将自然海域、港口劳动和公共舆论连接起来，使海洋危机从私人经验转化为地方共同体可以讨论的公共问题。通过上述场景，普鲁呈现出纽芬兰海洋空间的双重形态：它保存共同体劳动记忆，也承受现代资本带来的资源化压力；它维系地方日常，也暴露边地空间在全球经济网络中的脆弱位置。海洋场景由此具备形态性和隐喻性：表层呈现自然景观与生活实践，深层显示地方秩序遭遇现代力量时的结构性危机。

由此可见，场景还原并不只是对海洋风暴、渔业衰退或污染事件的文本再现，而是进一步揭示这些场景如何改变人物与地方之间的关系。纽芬兰的海洋危机使奎尔不再只是外来旁观者，而逐渐成为地方生活的观察者和记录者。他在港口消息、事故报道和污染书写中学习理解共同体的生存处境，也开始意识到新闻语言所承担的公共责任。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场景危机成为精神重构的触发点：奎尔的身份转变并非脱离现实场景的内在觉醒，而是在对地方危机的观察、书写与回应中逐步完成。

4. 精神探原：“船讯”写作中的地方主体生成

“精神探原”立足于文学地理空间的意义追问，是“三原”理论的终极指向[11]。进入这一层面以后，纽芬兰海洋空间不再只是可被定位及还原的场景系统，更成为人物精神重建的意义场所。奎尔的身份重构需要放在这一空间关系中理解。小说开端的奎尔生活在纽约及其周边都市空间，却始终缺少可确认的主体位置。他被家庭语言贬低，被婚姻关系伤害，也在职业结构中处于被动状态。其失语并非单纯语言能力不足，根源在于缺少承认其经验的共同体及能够容纳其判断的地方语境。

纽芬兰海洋共同体改变了这种状态。奎尔最初不懂船，也不会读海。随着他在报社、码头和地方闲谈中学习，他开始理解船只背后的历史暴力、港口消息同渔民生活的关系、海洋危机如何进入家庭生计，这些危机并非游离于奎尔的故事之外，恰恰相反，它们构成了奎尔从失语走向发声的叙述素材。在纽约的都市秩序中，奎尔之所以无法讲述任何有意义的故事，并非仅仅因为他“不善言辞”，更因为他身边没有值得讲述的、真实可感的危机。纽芬兰的海洋资本危机，第一次为他提供了可以观察、判断和书写的现实对象。第一次成功写下“船讯”后，杰克肯定他的报道。奎尔意识到“活了三十六年，这是第一次有人说他做对了”[12]。这个细节标志着身份转折。奎尔开始从被动承受评价的人，转向能够理解地方现实并获得共同体回应的人。精神探原在这里表现为主体位置的重新确立。这一转折的意义还在于，奎尔获得的并非抽象自信，而是一种嵌入地方关系的判断能力。他被共同体承认，依靠的不是都市职业体系中的成功，也不是私人情感的单向安慰，而是他逐渐能够以地方共同体可以理解的方式观察海洋、记录事件、承担责任[8]。这一观点可与文学地理学的空间阐释形成互补。

船讯从清单转向叙事，是本文理解“精神探原”的关键。小说通篇呈现出鲜明的碎片化特征，普鲁将个人经历片段、研究资料碎片和想象叙事拼接成一本“故事被子”(story-quilt)[7]。这种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并非形式上的随意操作，而是与小说所要传达的纽芬兰海洋经验形成同构关系，海洋经验本身就是片段性的、难以完整叙述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船讯”作为报纸栏目，其将零散的船只进出港记录、海上事件和地方新闻组织起来的叙事操作，恰恰呼应了小说整体叙事策略：用碎片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地方图景。清单式船讯只回答船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注册地为何；叙事化船讯则进一步追问船只与地方生活发生何种关系。奎尔开始写出船只的历史、事故的后果、污染的现场和渔民的处境。这一变化意味着海洋空间获得公共表达。它不再只是外在景观，也不只是危险对象，而成为可以被记录、争辩和评价的共同生活领域。普鲁将人物主体性置于这种公共表达中，使身份重构超出私人疗愈叙事。

油轮泄漏报道被改写后的抗议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主体生成。“不是我写的，不是我的观点，也不是我看到的情景”[12]。奎尔拒绝接受被篡改后的文字，强调报道已经偏离自己的所见及立场。这一行动说明他已经能够区分观察、判断及责任。早期奎尔常被他人语言定义，父亲的辱骂、妻子的冷漠及报社的差遣共同构成失败身份。此时的奎尔开始维护自己的语言边界，并意识到新闻写作具有公共责任。身份重构由此不再停留于心理疗愈，而呈现为地方主体在危机空间中承担表达责任的过程。奎尔与女儿们在纽芬兰的生活变化，也说明主体重构并非个人单线成长。女儿们逐渐适应海岸环境，姑妈处理家族创伤，韦薇和地方居民进入奎尔的日常生活，这些关系共同改变了他的自我理解。奎尔不再只是失败的丈夫、被轻视的儿子或不稳定的记者，而是父亲、邻居、同事和地方新闻书写者。身份在这里呈现为关系性结构。海洋空间之所以具有精神意义，正因为它将人物重新放回可以相互回应的生活网络之中。《船讯》这一题名因此具有多重指向。它指港口船舶消息，也指纽芬兰海洋空间中持续发生的地方事件；它延续海上互通消息的传统，也进入现代报纸的公共表达系统。更重要的是，它标记了奎尔身份生成的方式。奎尔通过“船讯”将海洋地方经验、资本危机及共同体生活组织成可叙述的公共文本。最终，他成为地方主体的依据在于危机中的发声能力，在于通过写作将个人经验转化为公共判断的能力。

当然，普鲁对纽芬兰共同体的书写并不等同于无条件的地方礼赞。共同体能够为奎尔提供重新发声的条件，但这种接纳并非完全开放，而是建立在对地方经验、海洋规则和共同叙事的逐步学习之上。换言之，地方归属本身也具有边界：无法适应地方规范或不能进入共同体话语的人，仍可能被边缘化。纳特比姆作为滞留纽芬兰的英国人，虽然在《拉呱鸟》工作并参与地方闲谈，却始终带有外来者身份；他关于自制船和远航计划的反复讲述，恰恰显示他并未真正安顿于纽芬兰共同体之中^[12]。阿格尼斯的返回同样不能被理解为单纯的故乡疗愈。她回到祖居地后必须重新面对奎尔家族旧屋所承载的暴力记忆和亲族创伤，说明地方空间也可能保存伤害，而不只是提供归属^[12]。这些人物的处境表明，纽芬兰共同体既有互助和承认的一面，也存在身份边界、地方规范和历史创伤所形成的约束力量^[8]。因此，奎尔的身份重构并不是简单回到一个纯净稳定的故乡，而是在地方承认与地方限制之间重新确认自身位置。

由此可见，《船讯》中的地方空间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现代个体获得修复和重新发声的场域，也是一个带有边界和张力的社会结构。正因为地方并不天然纯净，奎尔的主体生成才更能显示出空间修复的复杂性：身份重构并非对故乡归属的简单确认，而是在地方经验、共同体规范与公共责任之间逐步形成新的主体位置。

5. 结语

普鲁在《船讯》中以纽芬兰海洋空间为叙事支点，书写边地共同体的生活变迁与现代个体的身份重构。小说表层讲述奎尔离开纽约并抵达祖居地后的生活重建，实则通过空间要素呈现地方经验在现代资本压力下的生成、变形与重组。纽芬兰海洋空间由此具有超出故事场所的意义，它承载奎尔重新进入地方生活的可能，也揭示边地共同体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存续困境。

总体而言，《船讯》的海洋空间书写在版图复原、场景还原和精神探原三个层面展开。纽芬兰作为海洋边地，构成奎尔身份重建的空间前提；渔业衰落与油轮污染等场景，呈现地方生活被资本逻辑改写的危机；“船讯”写作则使奎尔逐渐获得观察、记录和表达地方生活的能力，并从都市失语者转化为能够参与共同体叙事的地方主体。由此可见，《船讯》不仅丰富了美国当代区域文学的空间表达，也以海洋边地为中心回应了现代社会中家园、共同体与身份归属的深层问题。

从文学地理学角度看，本文的核心发现并不止于说明纽芬兰海洋空间在《船讯》中的叙事功能，而在于揭示一种通过空间书写进行主体修复的文学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空间并非人物行动的外在背景，而是连接历史记忆、现实危机、共同体关系与主体生成的意义结构。奎尔的身份重构之所以能够发生，不是因为他简单回到故乡，也不是因为地方天然具有治愈力量，而是因为他具体空间实践中重新获得观察、叙述和承担公共责任的能力。由此，海洋边地既成为现代危机显现的场域，也成为主体重新确认自身位置的媒介。

这一发现也使《船讯》的研究意义超出个案分析。对于当代文学而言，空间书写常常承担着重新组织主体经验的功能。无论是边地、乡村、城市边缘还是移民社区，文学中的地方空间都可能在现代性压力下成为个体重新理解自我、他人和公共生活的场域。本文对《船讯》的分析表明，主体修复是在具体地方关系、社会危机和叙事实践中逐步完成的过程。由此，《船讯》的海洋书写不仅呈现了纽芬兰边地空间的地域特征，也为理解当代文学中“空间－身份－公共性”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范例。

参考文献

- [1] 周怡. 安妮·普鲁和她的区域文学[J]. 外国文学动态, 2009(3): 12-14.
- [2] 周怡. 论安妮·普鲁的西部写作[J]. 国外文学, 2009, 29(4): 118-125.
- [3] 赵琪玮. 安妮·普鲁《船讯》中的流动性研究[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0(2): 31-36.

-
- [4] 王弋璇. 《船讯》: 对语言与自我认同主题关系的探讨[J]. 外国文学研究, 2008(4): 98-106.
- [5] Cooke, D. (2013) Tradition, Modernity, and the Enmeshing of Home and Away: The Shipping News and Proulx's 1990s Newfoundland.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38**, 190-209.
- [6] Seiffert, R. (2002) Inarticulacy, Identity and Silence: Annie Proulx's the Shipping News. *Textual Practice*, **16**, 511-525. <https://doi.org/10.1080/09502360210163327>
- [7] Flavin, L. (1999) Quoye's Quest: Knots and Fragments as Tools of Narration in the Shipping News. *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 **40**, 239-247. <https://doi.org/10.1080/00111619909604909>
- [8] Stewart, R.S. (1998) Tayloring the Self: Identity, Articulation, and Community in Proulx's the Shipping News. *Studi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23**, 49-70.
- [9] 梅新林, 葛永海. 文学地理学原理: 上卷[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0] 邹建军, 周亚芬. 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4(2): 35-43.
- [11] 梅新林. 文学地理学: 基于“空间”之维的理论建构[J]. 浙江社会科学, 2015(3): 122-136+160.
- [12] 安妮·普鲁. 船讯[M]. 马爱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